

品《三言》故事，詠世間愛情

王秀珍 ◎ 智園出版有限公司副社長暨總編輯

馮夢龍，字猶龍，一字子猶，又字耳猶，號龍子猶，居所名爲「墨憨齋」，別號墨憨子、墨憨齋主人。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（1574），卒於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，江蘇長洲人，崇禎貢生，官壽寧縣知縣，明亡後，曾經參與抗清。

馮夢龍，文思敏銳，詩文藻麗，是明代傑出的通俗文學與戲曲家，經由他編纂或改編的相關著作多達數十種，編著《三遂平妖傳》、《廣笑府》、《春秋指目》、《古今譚概》、《墨憨齋傳奇》、《七樂齋稿》等，也刊行過山歌和掛枝兒等民間散曲集，著有《中興偉略》，其中備受重視的小說作品總集就是《三言》。

《三言》，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三部短篇小說集的總稱，三書各收錄四十篇故事，總計一百二十篇。此爲馮氏採集宋明以來話本和擬話本，再經其改寫潤色或整編而成的作品，其中也包含明代作家和馮氏個人獨創作品。話本，原是說書人使用的故事底本，夾雜歷史傳說與筆記小說，並不十分容易閱讀，經過馮氏改編整理後，由於內容取材市井小民的現實生活，並巧妙結合教化寓意，佐之以宗教因果輪迴，勸善懲惡，用以打動人心，導化風俗，又因其故事情節曲折動人，因而廣受大眾喜愛。

《三言》中採集故事題材廣泛，包含經傳、講史、靈異、俠義、愛情等等，在《喻世明言》序文中，提到通俗足以感動人心的功效，綠天館主人序：「怯者勇，淫者貞，薄者敦，頑鈍者汗下。……可喜可惡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，雖日誦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噫！不通俗而能之乎？」。另在《醒世恒言》可一居士序提到：「明者，取其可以導愚也；通者，取其可以通俗也；恆則習之而不厭，傳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義一耳。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醒言》爲六經國史之輔，不亦可乎？」其中「導愚」、「通俗」是選文的指標，也得見其以通俗作品，進而教化社會，期待流傳久遠的用心。

在這些民間文學作品當中，馮氏對於「愛情」故事，情有獨鍾，他曾編纂《情史類略》，一名《情史》，收錄歷代和「情」相關的筆記、故事和小說，書前有《情偈》一則：「天地若無情，不生一切物，一切物無情，不能環相生。」在卷首《情真類》總評，也說到：「自來忠孝節烈之事，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，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。」足見他對作品是否具備真性情的重視。據聞馮氏少有才氣，曾經遊戲煙花，與名妓侯慧卿交往親近，最終苦無結果，爲此作〈怨離詞〉三十首，評話言及此皆從心中至情道出，足見用情之深。正因爲其對於「情」的重



視，在《三言》篇章中，論及男女愛情的篇章最多，佔總數三分之一。這些愛情故事當中，有悲劇、有喜劇，有復仇、有恩義，有因果、有靈異，人物性格鮮明，尤其是女性的角色，對於情感自主與追求獨立，愛恨鮮明、溫柔婉約的個性，至死不渝的勇敢與執著，更為獨特出眾。

問世間情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許？愛情這個話題，從古至今，始終吸引人們的目光，來自民間市井小民的小愛小情，往往可以感動平凡人心，觸目所及，舉凡小說、戲曲、影視，或是流行歌曲，纏繞著愛情主題打轉居半有餘。外遇、畸戀、失落、苦情、追求，總是容易引發觀眾和讀者共鳴，愛情的是非對錯，情仇愛恨與離合悲歡，問天也尋不到解答。但是當我們回頭看《三言》，品味其情節之曲折，人物對話之精采，情節設計之豐富，從中看到現實人生的提醒與借鏡，力透紙背，入木三分，茲擇錄講述愛情名篇數則，以供大家賞閱：

〈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〉

出於《喻世明言·第一卷》，說的是恩愛異常的一對玉人，蔣興哥和三巧兒夫婦，蔣興哥赴外經商，因病延誤歸期，坐愁紅顏老的美妻，誤中能說善道薛婆的計策，私通愛慕三巧兒的陳大郎，雙方往來半年，等到陳氏出外經商，二人已是恩深義重，好不相捨，三巧兒將其夫祖傳寶衣，轉贈情郎充當紀念，約定明年兩人私奔。出門在外的蔣興哥，陰錯陽差相識陳商，結為知己，無意間見其貼身穿著自家寶衣，輾轉知道私情，返家休妻，但念及往昔恩義，未揚其惡，未出惡言，寬厚地將全數陪嫁退回娘家。後陳大郎病死他鄉，三巧兒再嫁縣主，蔣興哥續絃新婦，誰知一報還一報，當蔣氏成親當夜，只見新婦拿出舊藏珍珠衫，方知所娶之妻竟為陳大郎元配，蔣氏言之：「天理昭彰，好怕人也！」後蔣氏落難入獄候審，這縣主正是三巧兒後夫，三巧兒當日邊傍著閒看，一見蔣興哥之名，念及舊日恩情，不覺痛酸，以死跪求縣令，只道是母舅家兄：「若哥哥無救，賤妾亦當自盡。」全力搭救前夫。事後蔣氏無罪，二人書房相見，「也不行禮，也不講話，緊緊的你我相抱，放聲大哭，就是哭爹哭娘，從沒見過這般哀慘。」縣令盤問過往，見夫妻恩愛猶在，成全將三巧兒嫁回，只是身分已由妻降妾，一夫二妻，團圓到老。整篇說的是輪迴果報，呼應開場詩：「人心或可昧，天道不差移。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。」對於人心情慾的描寫，大膽露骨且細膩，男女對於追求情愛的歸宿與依靠，卻又不失疼惜寬容與敦厚人情。

〈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〉

出於《喻世明言·第二十七卷》，說的是負心漢莫稽，在才貌雙全團頭女金玉奴協助之下，連科及弟，功成名就，後竟恩將仇報，藉賞月之名將妻推墮江心。金玉奴最後被轉運使救起收為義女，機緣巧合，莫稽頂頭上司，竟就是金玉奴義父。義父見莫稽儀表堂堂，玉奴也不願改嫁，作主讓玉奴回嫁莫稽。用計在洞房花燭夜，讓金玉奴「出口嘔氣」。只見新婚當夜，

不知情的莫稽，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時，「如登九霄雲裡，歡喜不可形容，仰著頭，昂然而入」，才跨進房門，「忽然兩邊門側走出七八個老嫗、丫鬟，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，劈頭劈腦打將下來，把紗帽都打脫了，肩背上棒如雨下，打得叫喊不迭。」這時，聽見房中嬌聲宛轉分付：「休打殺薄情郎，且喚來相見。」莫稽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亂嚷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玉奴解釋後唾其面：「薄倖賊！你不記得有言：『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』」莫稽滿面羞慚，閉口無言，只顧磕頭求恕。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，恩愛更勝以往，也迎接團頭至任所，奉養送終。這篇說的是姻緣前定，對謀害妻子的莫稽，其懲罰也只是嬌妻代為求饒的小打，這情節在今日恐怕很難理解，但是可以從中見到明代婦女地位，相較男人仍有諸多限制，二人出身地位不等，一為士人，一為乞丐之女，為了維持婚姻，還是必須仰仗貴人相助，仍舊接受從一而終的寬容與妥協。

〈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〉

出於《警世通言·第三十二卷》，講的是才貌雙全杜十娘，執著愛戀外表風流，實為懦弱的李甲。其對父命、禮法與佳人之間的承諾，搖擺不決。就連贖身之資，也令李甲左右無援，直至柳遇春出現，慷慨拿出百金，明言憐杜十娘之情。在十娘重獲自由後，積極謀取幸福之路，她周到安排妥當，讓李甲返家，她權作浮居，復求親友勸解和順，再攜她于歸。誰知李甲輕信破人姻緣的孫富獻計，輕易就將杜十娘以千金轉賣。渾然不覺的杜十娘，看到李甲憂愁，殷殷軟言撫慰道：「妾與郎君情好，已及二載，千辛萬苦，歷盡艱難，得有今日。然相從數千里，未曾哀戚。今將渡江，方圖百年歡笑，如何反起悲傷？必有其故。夫婦之間，死生相共，有事盡可商量，萬勿諱也。」得知李甲背信於她，她也不會哭鬧失措。只見十娘放開握住李甲的手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為郎君畫此計者，此人乃大英雄也！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，而妾歸他姓，又不致為行李之累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誠兩便之策也。那千金在哪裡？」李甲收淚道：「未得恩卿之諾，金尚留彼處，未曾過手。」十娘道：「明早快快應承了他，不可錯過機會。」就在杜十娘告別李甲，前往孫富之船前，仍懷抱一線希望，刻意地盛妝打扮，直至確知無法挽回李甲心意，她才決心一死，親手將奇珍異寶，在人前展示與毀滅，並要眾人為證，她未負郎君，只怨李甲有目無珠，中道見棄，負她一片真心，絕望死心的她，選擇自我結束。李甲大悔，孫富也來勸解。所悔為寶物或佳人，至此無關至要，結局兩位負心漢不得善終，十娘想為自己的決定負責，她悲慘的一生，千挑萬選的男人，一生為自由所累積的連城財富，萬般皆成一場空。

故事至此，警世意味已出，應是可以了結，但是，臨來更添一筆，十娘託夢報恩情，假漁家之手，向當初相助百金的恩人，回贈明珠。足見十娘恩仇兩快、理智果斷的鮮明個性，而這樣義無反顧，一手一步主導自我的俠女性格，相較於有眼無珠，出爾反爾的男人，益發顯得卓然出群。



〈賣油郎獨佔花魁〉

出自《醒世恆言·第三卷》，講的是花魁瑤琴與賣油郎秦重一段好姻緣，美麗出眾的花魁，早為從良做好準備，一心想在官宦子弟中好好挑選良人，並沒把低微的賣油郎看在眼裡。秦重辛苦存十兩金，繳妥夜渡資，對花魁相待以禮，且心甘情願服侍酒醉的花魁，用新袖裹住嘔吐，用肉身暖著熱茶，足見性情敦厚善良，識趣體貼。直至花魁被吳八公子強行擄走陪酒，將裹腳布扯掉、拔掉簪珥、棄之泥濘，任其丟置荒郊，正在花魁赤腳蓬頭，狼狽無助，秦重此時恰巧經過，見此情景，心疼痛苦。而花魁跟賣油郎的告白，更是直率激切：「你是個志誠君子，若不嫌我煙花賤質，情願舉案齊眉，白頭奉侍，你若不允之時，我就將三尺白羅，死於君前，表白我一片誠心。」篇章所敘述的小情小愛，萬般真實，噓寒問暖的體貼，又哪裡是打家打伙的衣冠子弟懂得。本文不單揭露劣紳的橫行鄉里、見到娼妓地位的卑微。花魁一心追求幸福的生活，當她看透所謂的官宦子弟，並不會像賣油郎這般愛憐疼惜她，她甘願「布衣蔬食，死而無怨」，轉而追求一份平凡體貼的溫情，終而得以「夫妻偕老，兒子成材」。商人不入上層主流，青樓不受禮法所拘，當生活條件日趨自主，當經濟不虞匱乏，婦女自主的能力提升，既有勇氣決定自己的路，也肯定了愛情超越階級的力量。

總言論之，《三言》入選的愛情故事，不論是情節或對話，細膩淺白，鮮活生動，引人入勝。我們從故事細節的描寫，看到當時的俗話與俚句，勾畫出明代市井生活和經濟水準。有些篇章情節鋪陳，大膽直率且露骨，表達民間現實的豐富多彩，市井小民對於情愛與幸福的急切渴望。凡人性中的善與惡，夫妻相處寬厚與尊重，背叛與遺棄，不論是對於愛情渴望、自我抉擇的勇氣，或是對於伴侶生死如一的追隨，相較於明代的模擬復古文學，格外生動且具濃厚趣味性，值得細細品賞玩味。 ISBN

延伸閱讀

1. 馮夢龍原著（2010）。末世的愛情標本《三言》（張曼娟導讀）。臺北市：網路與書。
2. 楊義主編（2006）。三言選評（劉倩選注）。香港：香港三聯。
3. 繆咏禾（1993）。馮夢龍和三言。臺北市：萬卷樓。
4. 高桂惠（2007，6月）。世道與末技——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。漢學研究，25（1），283-312。
5. 康韻梅（1994，4月）。《三言》中婦女的情欲世界及其意蘊。臺大中文學報，8，151-194。